

美元风暴

加 保罗·厄尔德曼 著 程敏燕 等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美元风暴

[加]保罗·厄尔德曼 著

程毓燕 等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The Panic of '89

Paul E. Erdman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Andre Deutsch 1986

美 元 风 暴

[加] 保罗·厄尔德曼 著

程毓燕 等译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厂 北京市华昌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200千字 9.5印张

版 次 198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137-0/I·83

定 价 3.20元

DK59/27

“为了振聋发聩，话要说得
厉害一点。”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目 录

第一部

- 第 一 章 美国金融神经颤抖……………(3)
- 第 二 章 拉美人想趁火打劫……………(24)
- 第 三 章 卡洛斯伸出黑手……………(46)
- 第 四 章 布置阴谋……………(57)
- 第 五 章 流言四起……………(66)
- 第 六 章 报纸辟谣……………(75)

第二部

- 第 七 章 戈尔巴乔夫在沉思……………(95)
- 第 八 章 美女盯梢……………(108)
- 第 九 章 伊朗人帮凶……………(124)
- 第 十 章 拉美三国联合行动……………(140)
- 第十一章 发难美洲银行……………(149)

第三部

- 第十二章 克格勃窃取情报……………(175)
- 第十三章 杀手到美国……………(201)
- 第十四章 瑞士银行冒风险……………(239)
- 第十五章 金融失控里根关闭银行……………(249)
- 第十六章 飞机爆炸……………(275)
- 第十七章 风暴平息结良缘……………(279)

* 说明：每一章的标题是译者所加。

第一部

第一章

美国金融神经颤抖

这是12月的第一个星期，乔治城的天气寒冷。星期二早晨，这个上层人士居住区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一下床，不禁打起寒颤。然而使他们战栗的不仅仅是冬天的第一阵寒风。在1988年这一年，从11月的第一个星期起，华盛顿人就变得越来越惶惶不安。在那三十天中，人们越来越担心，一切东西很快就要开始解体，美国在1989年可能很快陷入这样一种局面：经济、美元、银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是的，连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都会一个接着一个垮掉。

自从里根的第二届任期开始以来，麻烦一直在增加。由于他是历届总统中最幸运的一个，人们从来没有归咎于他。他好象是一个指挥进攻的四分卫，在全国橄榄球联合会的八年中从来没有被解职。

然而这位电影演员出身的总统在1989年1月20日就要离任了。

这正是住在乔治城的一位名流保罗·迈耶的想法，当时他正在登特大厦3514号他的住所楼上的卧房里翻阅报纸，有：《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新苏黎世报》，杜塞尔多夫的《商报》，特别是还有法国的《世界报》。他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起遥控

器，把电视机调到播送金融新闻网的消息的第20频道，想了解一下行情。他并不调大音量，因为他感兴趣的是屏幕上的数字，而不是述评。保罗·迈耶看了一个钟头，直到1988年12月6日那个星期二上午九时。

女仆敲敲门。按照他的吩咐，拿着放有银咖啡壶的托盘走了进去。她把托盘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桌子上还放着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小电脑。她默默地把咖啡倒进杯子，加一点奶油。她是波多黎各人，二十四岁，身高五英尺二英寸，很逗人喜欢。她弯下身子倒咖啡的时候，她的非常丰满的乳房露出了一大半。然而她身上的曲线同迈耶的高技术的、因而带有数字计算机性质的卧房似乎不合拍。

她问道：“先生，还有别的事吗？”她的西班牙语口音更增加了她的妩媚。

保罗·迈耶老是看着屏幕上的金融新闻网数字。

他回答道：“哦。一定要把我的吸烟服熨好，今天晚上要穿。”

他的口音不好听，因为带有一点中欧人的味道。

她问道：“吸烟服？”

他说：“无尾夜礼服”。这是美国人对这种衣服的称呼。斯德哥尔摩人和苏黎世人都把这种衣服称做“吸烟服”。虽然迈耶在美国已经住了十五年，他仍然常常用他的祖先瑞典人和瑞士人用的字眼。人们对此并不在意。在城里，他被认为是具有亨利·基辛格和保罗·沃尔克的气质的人。迈耶之所以被认为是有沃尔克的气质，是因为他既是一位银行家，又身長六英尺四英寸。他之所以被认为具有基辛格的气质，是因为他们的口音和出身相似，而且基辛格当过乔治

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和乔治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而他现在担任这些职务。

迈耶拿起电话机，按电纽，电话自动打到了他的私人秘书处。他指示记录在早上十点钟以前打来的所有电话。在他了解他睡觉的这段时间世界上发生的情况以前，他不想同任何人通话。

来过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是塞尔吉奥·多布罗夫斯基打来的，此人是他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同事，是该公司的恐怖主义研究计划的负责人。多布罗夫斯基要求迈耶下午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如果有时间的话。另外一个电话是世界上第二大银行美洲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乔治·佩斯打来的。他没有留下话，只留下伦敦的一个电话号码，迈耶立即发现这不是美洲银行伦敦分行的电话号码。

迈耶很久以后才发现（有人说发现得太晚了），这两个人打来电话的原因是，他们同时开始意识到出现了一个不祥之兆。多布罗夫斯基意识到含糊不清的原因，而乔治·佩斯则意识到最初的、朦胧可见的结果。

尽管在圣诞节以前的这几个星期华盛顿人普遍感到出了“毛病”，迈耶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因此他决定不打破常规，并没有接这两个电话，照常洗十五分钟的淋浴。他正是在此时此地安排他全天的活动的。

这一天的第一件事是在十一点钟到大学研究班去讲课。除了亨利·基辛格的讲座以外，迈耶的研究班是学院里最不容易进去的。这个研究班限定十五人，只有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才有资格进去，这使这个研究班声誉大增。然而学生要进这个研究班不是因为它的声誉，而是贪心。在1988年8月传

闻保罗·迈耶博士要来讲课的时候，人们立即知道他同银行界的最高层人士有联系——牢固的、实实在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如果由乔治城大学的毕业班的少数幸运学生建成“网络”，就可能带来无穷的财富。因为据说迈耶说的话，洛克菲勒家族是听得进的。还有罗思柴尔德家族（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苏黎世的守护神（国际银行家）、伦敦的商业银行家、梅里尔·林奇以及香港、洛杉矶和阿布扎比的金银和货币投机者都是听他的话的。

乔治城大学的学生们认为，如果有人能帮助他们在毕业后找到一个职业，最好一开头就能得到比方说六万美元的年薪，每年至少能去欧洲两次，去亚洲一次，那么这个人就是迈耶博士。基辛格博士的讲座也许能帮助人进入外交界，或许是在拉各斯当一两年副领事，管在护照上盖戳子的工作。然而在个人简历中占非常重要地位的迈耶的研究班可能使人立即在拉扎尔兄弟公司或者巴黎荷兰银行或者瑞士信托银行得到一个职位，比方说在联合对外贷款部工作，这可能意味着有一辆波尔金牌豪华汽车，在四季饭店吃午饭，在乔治五世别墅住宿，在夏威夷冒纳凯阿峰度假。

这至少是学生们的想法。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迈耶象基辛格一样不特别喜欢大学生，尽量避开他们。

迈耶的住所同乔治城大学校园相隔七条街，他自然喜欢徒步走到学校，因为在这样的時候，他似乎总是会想到一些同专业无关的问题。这一天早上，迈耶想到比肯斯菲尔德。他曾经在伦敦呆过两三年，主管瑞士国民银行的辛迪加组织的业务，当时他住在白金汉郡。他每天早上步行去乘火车，三十分钟后到达玛丽勒本车站，转乘地铁到伦敦商业区。那

街面圆石，那红砖房子，那有点邋邋的小院子，那沉闷、潮湿寒冷的……这就是他对十二月的比肯斯菲尔德的记忆。这也是现在的乔治城的情景。他想到，能了解并喜爱在大洋两岸相隔三千英里的这两个小城镇多好啊！这些城镇的面貌同1888年或者1788年相比，几乎没有多大改变。

他在37街和O街交叉处进入校园，向右转向一条人行道，经过高大的希利大楼，走近现代化的文化交流中心，外交学院就设在这里。前面的“院子”是由红砖建造的，因此学生叫它“红场”。

“嘿，保罗！”一个身材高大的、英俊的男子向他打招呼，这个人正在走出离他还有二十步远的大楼。他就是外交学院院长彼得·克罗，是迈耶到目前为止在大学里遇到的算得上是“伙伴”的人。

当他们在红场正中间相遇的时候，克罗说：“给你带来一个信息。”他笑笑说：“象通常一样是个大角色。”

迈耶回答说：“真的吗？彼得，你知道，我通常不喜欢大角色，除非她……”

“对不起，使你失望。不是女的。我说‘大’是指罗伯特·赖斯顿。他希望你马上回他一个电话。”

罗伯特·赖斯顿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迈耶咕哝了几声，接着说：“我可以借你的办公室用一下吗？”

“当然可以。今天有时间吃午饭吗？”

“有。在什么地方？”

“大都会俱乐部怎么样？一点钟可以吗？我去定座。”

“那么，我们在那里见面。”

克罗的办公室完全是用木板镶饰的。有波斯地毯和来自埃及、芬兰、约旦和印度的工艺品，这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送给这所闻名于世的专门训练外交官的学校的礼物。从院长办公室向下眺望，可以看到宽敞的中庭，也就是校园里的人所说的门廊，周围都是外交学院的教室和办公室，上面有一个装有密密麻麻的光电池的屋顶。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太阳能”大楼之一，是象征着美国重新取得国际社会的领导权的高技术的范例。太阳能、基辛格、迈耶——现在这些都是乔治城展示的威力的一部分。

院长的秘书不到一分钟就接通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电话。“很高兴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保罗。你能不能抽空在今天下午到我这里来一下？”

“当然能。不过我在一点钟要同彼得·克罗一道在大都会俱乐部吃午饭。你们彼此认识吗？”

“当然认识。他住在Q街，同我们相隔两个门。”

“那么同我们一道吃饭，好吗？”

罗伯特·赖斯顿犹豫了一会儿，说：“好。不过我想同你谈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你可以把这种情况告诉彼得。”

“好。”

赖斯顿接着说：“我还要带一个人来。”他提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负责人的名字。这个公司为十万美元以内的银行存款免费保险，美国客户亲切地称它FDIC（每个名词的第一个字母）。

迈耶喃喃自语道：“这看起来象是一顿真正的巨头午餐了。”他一面喃喃自语，一面赶紧下楼到正在等着他的十五

个学生那里去。然而他不能不承认他很想去吃这顿午餐。这倒不是说他对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这样一个高级职位而“仅仅”当上一个大学教授感到惋惜。诚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他手里掌握过几十亿美元和几十个国家的命运。可是在乔治城，一个人并不一定“仅仅”是一个教授。基辛格当然已经证明这一点。布热津斯基也证明了这一点。有另外十几个人，从詹姆斯·施莱辛格到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也都已经证明这一点。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美国的和外国的高级政府官员——来向他们求教。如果说在1988年美国有一批“幕后掌权人物”，那是在乔治城大学庇护下存在的。保罗·迈耶知道，在午餐会上，他将“正式”参加他们的队伍。

然而他还是把教书放在第一位。迈耶的研究班研究的笼统的题目是：“国际金融：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星期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债务。他的得意学生提出的一篇文章概括地说明了形势：到1988年年中，他们的债务超过一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欠美国银行的。这些债务都没有偿还。墨西哥由于某些无从知道的原因在1985年12月3日偿还了二亿五千万美元，这是他能够发现的从1982年以来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偿还了本金的唯一的一笔债务。这笔钱数是以百万为单位的，不是以十亿为单位的，更不是以万亿为单位的。

解决办法怎样呢？他的这个学生得出的结论是还看不出任何解决办法。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不需要任何解决办法。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而且十年以来一直在迅速发展，可是从来没有出现激烈的做法。拉丁美洲的债务国每过一段时

间都要扬言不偿还债务。它们接着要求重新商谈现在已经到期的老贷款的条件，否则……

它们的银行家自然屈服，同意宽延限期两年、三年或者五年，接着向边界以南的债务国提供新贷款，使它们能偿还老贷款的利息。到头来，人人都很高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从美洲银行、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的钱越来越多，因而能使它们经济保持运转。另一方面，发达世界的私人的和政府的金融机构可以维持这样一种神话：第三世界欠它们的债款（先是二千五百亿美元，接着是五千亿美元，现在是一万亿美元）是有把握收回的债款，因为这些债款的利息大体上总是按期支付的。在表明了这一点以后，私营银行把它们支付给自己的利息登记为收入。结果，它们年复一年记录下创纪录的利润。

这个学生说：“在我看来，第三世界的债务国和发达世界的银行家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论文的结论是：

“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过程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只要所有的参赛者都遵守比赛规则。”

研究班的其余十四个学生似乎都同意这种看法，只有一个学生是例外。此人名叫何塞·马丁内斯，他是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人。他的面部总有鄙夷的表情，当他听到他的同学的结论时，他先是嘲笑，接着又是恶意的笑。保罗·迈耶要是注意到这个拉丁美洲人的无言的评论的话，也许能了解世界上就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何塞·马丁内斯的父亲老何塞是委内瑞拉的财政部长，他的叔叔是石油部长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联合主席之一，而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在他的国家鼓动下建

立的，其主要目的是对美国施加压力。然而在乔治城，小何塞·马丁内斯只是几十年来在俯瞰波托马克河的校园里出现的大批拉丁美洲人中的一个。拉丁美洲的将军们把儿子送到这里来，独裁者们把孙子送来，最近玻利维亚总统把他的十九岁的情妇送来，这些人都希望他们送来的人有朝一日能够成才。

可是几乎没有人成才。因此他们没有受到重视。同样，小何塞·马丁内斯也没有受到重视。然而迈耶教授的确很重视，而且似乎很喜欢他的得意学生——一个勤奋好学的中西部人——发表的论文，他给他打的分数是“优”。迈耶紧张地看一下表，赶紧结束研究班的课，离开大楼，以免哪个神气十足的学生向他提出一个愚蠢的问题而纠缠不清。

克罗院长正在大都会俱乐部的门厅等他，他们见面后立即乘电梯到二楼餐厅去。他们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同乘一个电梯，这位副国务卿还带着瑞士大使。大家都认识，并且相互喃喃地说他们不久会在一起共进午餐。接着这两批人象进行密谋似地分头进餐，因在大都会俱乐部讨论的总是重要的问题。啤酒很少喝；棒球很少谈。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头头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头头陪同下乘坐下一次电梯到达。这两个人对于他们在美国金融界内部占有的地位来说都显得太年轻。人们常常说，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脑是美国第二大实权人物，因而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实权人物。或许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乔治·布什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尽管他们两人都做不了罗伯特·赖斯顿能够做的事情，那就是凭空造出美元，使全世界因而能够运转。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头头还达不到这种地步，然而他在权势集团上层分子中的地位很高，因为正是他同联邦储备系统和货币审计官一道对国家的一万四千七百个商业银行进行监督。然而在80年代，环境要求他和他手下的人不仅进行简单的“监督”，而且直接进行干预，防止出现金融方面的灾难。正是由于他的一位前任威廉·伊萨克的直接干预，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在1988年仍然保持美国的最大十一家银行之一的地位。这是因为在1984年春天，这家银行开始出现挤兑风潮，这次风潮发展得很快，差一点搞垮被认为是芝加哥最保险的这家银行。要是这家银行垮了，就可能触发美国自从30年代以来出现的最大的货币危机，因为它牵涉到的不仅是这家银行本身和它的全部四百亿美元的资金。使局势变得更加严重的是，中西部的二百五十家小银行把大陆伊利诺斯银行作为它们的银行，如果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倒闭，这些银行的大多数也会破产，就会导致皮奥里亚、莫林和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又一个银行出现挤兑风潮。

局势将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方式行使他的权力。他把银行的所有高级经理人员解职，强迫银行的董事们辞职，把在华盛顿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调到芝加哥去接管大陆伊利诺斯银行，使美国的全部信誉和信用成为这家银行的不论大小存款的后盾。换句话说，他把大陆伊利诺斯银行收归国有。

这种做法收效了。

然而银行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曾经出现了千钧一发的局面。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新任董事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负责人在1988年12月6日在大都会俱乐部共进午餐的时候两